

紹定吳郡志

七

吳郡志卷十四

吳郡 范成大撰

園亭

晉辟彊園自西晉以來傳之池館林泉之勝號
吳中第一辟彊姓顧氏晉唐人題詠甚多陸
羽詩云辟彊舊林園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
吳之辟彊園在昔勝槩敵皮日休云更葺園
中景應為顧辟彊本朝張伯玉云于公門館
辟彊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遺亦所在
考龜蒙之詩則在唐為任晦園亭今任園亦
不可攷矣

唐褚家林亭松陵集倡和云在震澤之西皮日
休詩云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中
當在松江之傍也今吳中褚姓尚多亦有登
進士科者

任晦園池晦嘗為涇縣尉歸吳作圃為時所稱
皮日休云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物陸龜蒙詩
云吳之辟彊園在昔勝槩敵不知佳景在畫

付任君宅蓋任晦得顧辟疆舊園以為宅也

皮日休任海園亭任君恣高放斯道能寡合

一宅閑林泉終身遠囂雜嘗聞佐浩穰散性

多傑偕首上王蓋及來鄉黨內却與音親欵爾解其綬遺之如

棄報歸來鄉黨內却與音親欵爾解其綬遺之如

列第方稱甲入門約百步倚古木榦要：廣檻

小山歌斜郎恠石夾白蓮倚瀾楫翠鳥：緣簾

押地勢似五瀉岩形若三峽猿眠但膺胸鳧

食時噉啜撥符下文竿結藤縈桂櫺門留醫鳧

樹客壁倚栽花鍾度歲止禍衣經旬惟白恰

多君方閉戶顧我能倒屨請題在茅棟留坐恰

于石榻竟從清景逼衣任烟霞衰階墀龜任

上枕席鷗方押沼似頗黎境當中見魚貶杯

杓悉杉瘤盤筵畫荷葉閑斟不置罰閑奕無

爭劫閑日不整冠閑風無用策以斯為思慮

吾道寧疲茶衮衣競維縵鼓吹爭韉鞞欲者

解擠排話者能詔講權豪暫翻覆刑兩目真

吳郡志卷十四 二

壓此時一圭竇不肯饒閭閣有第可杜息有

書可漁獵吾欲與任君終身以斯慙陸龜蒙

吳之辟疆園在昔勝槩敵前聞富脩竹後說

紛恠石風烟慘無主載祀將六百草色與行

人誰能問遺跡不知清景在畫付任君宅却

是五湖光偷來傍簷隙出門向城路車馬敵

輻輳入門望亭隈水木氣出門向城路車馬敵

勢似行無極十步一危梁乍疑當絕壁池容

淡而古樹意蒼然僻魚驚尾半紅鳥下衣全

碧斜來島嶼隱恍若蕭湘隔雨靜挂殘絲烟

消有餘脉竭來佳公子擺落名利後雖得祿

代耕頗愛巾隨策姝籠支道鶴夜榻對客顯

說史足為師禪：差作伯君多鹿門思到此

情便適偶蔭桂堪惟繼吟苔可席願余真任

誕雅遂忠心不獲但喜醉還醒此自怡神尚白

謝公在雞口不貴封龍額即此自怡神尚白

滄浪亭在郡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
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石林詩話以為錢氏
時廣陵王元璪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
度使孫承佑所作既積土為山因以瀦水慶
歷間蘇舜欽子美得之傍水作亭曰滄浪歐
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
四萬錢滄浪之名始著子美死屢易主後為
章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為大閣又為堂山
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者章氏併得之既除

予者心元一日

三

發其下皆嵌空大石人以為廣陵王時所地
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為一時雄觀
建炎狄難歸韓蘄王家蘇舜欽滄浪亭記余
南遊旅于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
居皆扁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闊之地以
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亭東顧草樹鬱
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于雜
花脩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從廣函五
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濶旁無
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
有國近戚孫承佑之池館也坳隆勝贄遺意
尚存余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從葺亭
北磻號滄浪焉前竹後水軒之陽又竹無窮
極澄川翠榦光影會合于軒之間尤與風
月為相宜余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

忘歸觴而浩歌踞而不煩觀聽無邪不至魚鳥共
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不至魚鳥共
返思向之汨、榮辱之場日與固物動情相
磨憂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物動情相
于內而性伏必外寓于物而後遣寓久則溺
以為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
官溺人為至深古之哲君子有一失而至
于死者多矣是未可知所以自勝之道余既
而獲斯境安于冲曠不與衆驅因之復能見
乎內外得失得之源沃然有得笑閔萬古尚
能忘其所寓自用以為勝焉舜欽滄浪詩是
一迳抱幽山居然城市間高軒面曲水脩竹
慰愁顏迹與豺狼遠魚隨鳥閑吾甘老此
境無暇事機閨滄浪觀魚、鳥清波見戲鱗
浮沈追逐巧相親我嗟不及羣魚樂虛作人
間半世無人滄浪靜吟獨遠虛亭步石砭靜中
情味世無雙山蟬帶嚮穿踈野蔓盤青入
破窓二子逢時猶死餓三閭遭逐便沈江我

身君志卷一四

四

今飽食高眠外惟恨澄醪不滿缸(滄浪懷友)
滄浪獨步亦無聊上危臺四望中秋色入
林紅黯淡日光穿竹翠玲瓏酒徒落風前
燕詩社凋零霜後桐君又整瓏來還徑往醉吟
誰復伴衰翁(獨步)花枝任歌草色齊不可騎
入步時宜時、携酒只獨往醉倒惟春風
知(又)初晴遊夜雨連明春水乳鳩相對鳴(歐)
微晴簾虛日薄花竹靜時有乳鳩相對鳴(歐)
陽脩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賦滄浪篇(滄)
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
氣象古高林翠阜相禽閑事高格山鳥日
老枿亂發爭春妍水禽閑事高格山鳥日
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與廢仰視喬木皆蒼
烟堪嗟人迹不到遠雖有來路曾無緣窮竒
極恠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迳入
蒙密豁見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
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
涵漪漣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田四萬錢

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鷓鴣
亦反以一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飄兀
去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棄新詩美酒
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此莫惜佳句人間
宿窺逐本無罪羈窮向此忘野烟含悵望
日滿滄浪亂草荒來綠幽蘭死亦香楚魂
浪水先賢眇遺迹壯觀一何侈飛橋跨木
巨浸折胡壘糟林行萬笕縵墻周數里廢
砥相君賢相君子美東南美如何一網盡
宣在故紙青蠅變白黑作俑茲焉始所存
翁文垂耀信百世無忘角弓詠嘉樹猶仰
同來二三子感歎咸坐起縹瓷醕新汲毀
均一洗忽逢醒狂翁一別垂二紀雋哉老
壯論事方切齒我欲裂絳慢推看明光裡
得上天風吹落君王耳梅堯臣寄題滄浪亭

吳郡志卷十四

七

聞買滄浪水遂作滄浪人置亭滄浪上日與
滄浪親宜曰滄浪叟老向滄浪濱滄浪何處
是洞庭相與鄰竹樹種已合魚鱗時可緡春
羹茭白菘夏鼎烹紫萸黃柑摘霜晚香榴炊
玉新行吟招隱詩懶戴醉中巾憂患兩都忘
還往誰與頻昨得滁陽書語彼事頗真曩子
初去國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上百物
淳今子居所樂豈不遠埃塵被髮異太伯結
客非春申莫與吳俗尚吳俗多文身蛟龍刺
兩股未變此遺民讀書奉為道不計賤與貧
當須化閭里度使禮義臻劉敬觀滄浪亭石
感而有作蘇君在朝人不知蘇君既没人悲
之流風遺書見稱道高文大句爭提撕壁間
草隸亦不置剝苔堆立无弃遺乃知死不與
人共利害而後不為時所疑滄浪亭共奔木
老古石蒼蒼顏色好無嗔猶能千里來致身
忽在都門道帝都王侯好事多相看自悔取
不早君不見吳興長史春欄衫閉門抱恨長

南園吳越廣陵王元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
 流水奇石參錯其間王禹偁為長洲令常携
 客醉飲口有詩曰天子優賢是有唐鏡湖恩
 賜賀知章他年我若功成後乞與南園作醉
 鄉大觀末蔡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之京
 有詩云八年帷幄竟何為更賜南園寵退歸
 堪笑當年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禹偁詩
 石尚存續經云舊有三閣八亭二臺龜首旋

七書一之卷一

六

螺之類歲久摧圯口口口口猶有流杯四照
 百花樂堂惹雲風月等處每春繼士女遊觀
 兵火之後皆不復有今園屬張循王家

羅隱南園

搏擊路終迷南山且灌畦敢言逃俗態自是
 托幽栖葉長春菘濶科員早薤齊雨沾虛檻
 冷雲壓遠山低竹好還成徑桃夭亦有蹊小
 窻飛野馬閒氛養醯雞水石分逾遠霄霄分
 已睽病憐王猛畚思笑隗囂泥澤國潮平岸
 江村柳覆隄到頭乘興是誰手好持携蘇舜
 欽西施臺下見名園百艸千花特地繁欲問
 吳王當日事後來桃李若為言梅壑長洲茂
 苑足珍材剝買前山活翠裁客土不疎承帝
 力幾多臣節共安來長洲茂苑占幽奇岩
 榭珍臺入翠微園李露濃三色秀徑桃烟暖
 一香飛月臨夕樹烏頻達嵐揭珠簾燕未歸

弭蓋暫歡成結戀斜陽憑檻獨依依
周元明遊南園一遍芳菲欲滿林
回塘過雨曉來深紅粧珠珮交花影
白馬春衫度柳陰向老追攀多強意
隨時風物但驚心眼前百事輸年少
猶解因君放浪吟周元明燉爛花時
錦繡張无端下馬擊垂楊山亭水閣
笙歌地合與行人作醉鄉程俱王子
池臺迹已荒年來華柳名歷高岡長林
不碍千山月老榦猶舍九夏霜便覺
平勑冠東浴還依綠山記南塘蝸廬
却喜通幽徑峴情時來一嘯長

東莊

九國志謂之東墅

與南園皆廣陵王元璋帥吳時

其子文奉為衙內指揮使時所創營之三十年間極園池之賞奇卉異木及其身見皆成合抱又累土為山亦成岩谷晚年經度不已

吳郡志卷之四

每燕集其間任客所適文奉跨白螺披鶴氅緩步花逕或泛舟池中容與往來聞客笑語就之而飲蓋好事如此越國志吳

鱸鄉亭在吳江始陳文惠公堯佐題松陵詩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屯田郎中林肇為令乃作亭江上以鱸鄉名之陳瓘瑩中主縣簿

嘗賦詩

陳瓘鱸江亭中郎臺榭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蓴菜鱸魚好時節秋風

斜日舊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无心歲月長安得便拋塵經去釣舟閑倚画闌旁如歸亭在吳江張先子野撤而新之蔡襄君謨

題壁云蘇州吳江之瀕有亭曰如歸者隘壞不可居康定元年知縣事秘書丞張先始為大之云

七檜堂在天慶觀之東葉參少卿嘗守吳既謝

事因居焉作此堂以供老見其子清臣至大

官餘見人物條范仲淹詩退也天之道東南

閑身湖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

家似昔時貧見子登西掖携孫過北鄰白雲

高閣縱翻綠水後池春尊酒呼前筆爐
香扣上真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小隱堂秀野亭在城北蔣堂嘗有過葉道卿侍

讀小園詩云秀野亭連小隱堂紅蕖綠蓀媚

滄浪卞山居士號道卿自无歸意却借吳儂作

醉鄉蘇人多遊飲于此園隱圃在靈芝坊樞密直學士蔣堂之居堂兩守

吳謝事因家焉自號遂翁圃中有岩扃水月

菴烟蘿亭風篁亭香巖峰古井貪山等堂嘗

自賦隱圃十二咏結菴池上名水月宅南小

溪上結宇十餘柱名溪館又築南湖臺于水

中皆有詩隱圃雅得菟裘地清宜隱者心綠

蔡才有甲清桂漸成陰獨曳山屐

往无勞俗駕尋湛然常寂處水月一庵深
篋年來納組去林下得身還泚泚清流處
童碧樹間淵魚樂且靜庭鶴壽而閒粗有淮
安趣誰同賦小山○野意本自逐茲溪梅獨
醒雲蘿環靜室水石照疎櫺殺竹編書古
蘭作佩馨王通昔不偶時亦坐汾亭南湖臺
危臺竹樹間湖水伴深閑清淺採香迳方員
明月灣放魚隨物性載石作家山自喜歸休
早全勝賀老還曾老歸鑿湖○燒樹水中
茲為隱邀鄉小園香寂寂一派曉泱泱烟草
碧彌岬霜莖紅歷墻新植本鴉夷倘居此必
未入蒼浪○水次揭危亭烟隄四面平裁蓋
延宿鶯種柳待暝鴛雪霽清流漲風
來夜艇橫輕繖莫臨暨吾老懶逢迎

中隱堂在大酒巷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龔宗
元所居取樂天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

不如作中隱隱在畱司間乃作中隱堂與也
田負外郎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遊從極文
酒之樂皆耆德碩儒掛冠而歸者吳人謂之

三老

樂圃朱長文伯原所居在雍熙寺之西號樂圃
坊圃中有高岡清池喬松壽檜此地錢氏時
號金谷朱父光祿始得之伯原營以為圃名
德所寓邦人珍之因號其巷曰樂圃坊朱自

有記藥圃記大丈夫用于世則堯吾君虞我
民其膏澤流乎天下及乎後裔與夔契

並其名與周召偶其功苟不用于世則或漁
或築或農或圃勞乃形逸乃心友沮溺肩綺
季追嚴鄭躡陶白窮通雖殊其樂一也故不
以軒冕肆其欲不以山林喪其節孔子曰樂
天知命故不憂又稱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
可謂至德也已余嘗以樂名圃其謂是乎始
錢氏時廣陵王元璩者寔守姑蘇好治林圃
其諸狗其所好各因隙地而營之為臺為沼
今城中遺址頗有存者吾圃亦其一也錢氏
去國圃為民居更教姓矣慶歷中余家祖母
吳夫人始構得之先大父與叔父或游焉或
學焉每良辰美景則奉板輿以觀于此厥後
稍廣西孺以為益其地凡廣輪逾三十畝予嘗
請營之以為先大父歸老之地熙寧之末新
築外垣盡覆之瓦方將結宇而親年不待既
孤而歸於是遂卜居焉月葺歲增今更數載
雖敝屋無華荒庭不甃而景趣質野若在巖
谷此可尚也圃中有堂三楹堂家有廡所以

宅親黨也堂之南又為堂三楹命之曰邃經
所以講論六藝也邃經之東又有米廩所以
容歲儲也又有鶴室所以畜鶴也有蒙齋所以
教童蒙也邃經之西北隅有高岡命之曰見
山岡上有琴臺琴臺之西隅有詠齋此予嘗
拊琴賦詩于此所以名云見山岡下有池水
入于坤跨流為門水由門榮迂曲引至于岡
側東為谿薄于巽隅池中有亭曰墨池余嘗
集百氏妙迹于此而展玩也池岸有亭曰筆
谿其清可以濯筆谿旁有釣渚其靜可以垂
綸也釣渚與邃經堂相值焉有三橋度谿而
南出者謂之招隱絕池至于墨池亭者謂之
幽興循岡北走度水至于西園者謂之西園
西園有艸堂艸堂之後有華嚴庵艸堂西南
有土而高者謂之西丘其木則松檜梧栢黃
楊冬青檉桐檉柳之類柯葉相蟠與風颺颺
高或叅雲大或合抱或直如繩或曲如接或
蔓如附或偃如傲或偃如昂足或並如叙股

或圓如蓋或深如幄或如蛻虬卧或如驚蛇
走名不可以盡記狀不可以殫書也雖雪霜
之所摧壓颺霆之所擊撼槎牙摧折而氣象
未衰其花卉則春繁秋孤冬暎夏倩珍藤幽
蔦高下相映蘭菊倚倚蒹葭蒼蒼碧蘚覆岬
慈筠列砌藥錄所收雅記所名得之不為不
多桑柘可蠶麻紵可緝時果分篋嘉蔬滿畦
標梅沈李剝瓜斷壺以娛賓友以約親屬此
其所有也予於此園朝則誦犧文之易孔氏
之春秋索詩書之精微明禮樂之度數夕則
泛覽羣史歷觀百氏考古人是非正前史得
失當其暇也曳杖逍遙步高臨深飛翰不驚
皓鶴前引揭厲于淺流躊躇于平阜種木灌
園寒耕暑耘雖三事之位萬鍾之祿不足以
易吾樂也然余觀群動無一物非空者安用
拘于此以自贊耶異日子春之疾瘳尚平之
累遣將扁舟桴海浮游山岳莫知其終極所
雖然此園者吾先光祿之所遺吾致力於此

六君志卷一四

二

者久矣豈能忘情哉凡吾衆弟君子若孫尚
克守之毋頽爾居毋伐爾林學於斯食於斯
是亦足以為樂矣予豈能獨樂哉昔戴暉寓
居魯望歸隱遺迹迄今猶存予載之後吳人
猶當指此相告曰此朱氏之故園也
元豐三年十二月朔吳郡朱伯原記

紅梅閣在小市橋天聖中殿中丞吳感所居吳
有姬曰紅梅因以名閣又作折紅梅詞傳于
一時蔣堂亦有吳殿丞新葺兩園詩有深鏤
烟光在樓閣旋移春色在門墻之句吳死閣
為林少卿家所得

三瑞堂在閭門之西楓橋孝子姚淳所居家世

業儒以孝稱蘓文忠公往來必訪之嘗為賦
三瑞堂詩姚氏致香為獻公不受以書抵虎
丘通長老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嘉然
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却托還之已領
其厚意然為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蘇賦
君
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无
人知故令雞狗相哺見又令韓老為作詩爾
來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
事亦時有楓橋三瑞皆目見天意宛在虞鰥
後惟有此詩非昔人
君更往求无價乎

五柳堂胡稷言所居在臨頓里陸龜蒙之舊址

也

如村胡嶧所居嶧父稷言作五柳堂至嶧又取
老杜宅舍如荒村之句名其居曰如村

范家園在雍熙寺後范周無外所居

逸野堂在崑山老儒王僖所居僖累試不利以
讀書自嬉教其姪孫孫為名儒至今此堂為
邑人所稱

醉眠亭在松江李无晦所居李本湖人徙居松
江高尚不仕以詩酒自娛治園亭號醉眠

漫莊在毗村處士顧禧所居禧棄官高隱讀書

以老鄉人貴重之後其居有名人章憲何許明

古堂泉聲到渠几山影覆繩床爰酒陶元亮聽蛙孔德璋紛紛我蠻觸丘壘信難忘

蝸廬在城北中書舍人程俱致道所居俱政和

間自監舒州茶場上書論時政不合來家于

吳葺小屋號蝸廬中有常寂先室勝義齋嘗

賦遷居蝸廬詩及蝸廬後隙地種植竹菊鳳

仙雞冠紅莧芭蕉水青等七咏遷居蝸廬有舍僅容膝有

門不容車窠中孰非寄是豈真吾廬不作大耳兒閑閑種園蔬茅簷接環堵無地可灌鋤

吳郡志卷一四

三

不作下榻翁一室謝掃除平生四海志投老河魚枯願從素心人不減南村居蕭然冰炭外傲晚萬物初生視蠻觸兼忘糟粕書聊呼赤松子伴我龜腸虛又葺蝸廬吳正四海無廬着此翁故營松竹儘囊空明知許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雁中東郭易成生州舍南村先怯卷茅風向來豪氣今如此敢與元龍較長雄

復軒在吳縣之黃村處士章憲自作記謂葺先

人之廬治東廡之軒以貯經史百氏之書名

之曰復以警其學其後圃又有清曠詠堂歸

清閱遐觀三亭以慕古尚賢各有詩復軒記其歌云

洞視兮八荒了無物兮往无旁往古來今兮无際起復代謝兮不失吾常復乎復乎吾所

寓兮廣莫之野而無何有之鄉清曠堂吾慕
仲公理卜居棄清曠茲高樾吾願名堂以自
况我无遠俗韻且乏食肉相何許寄吾生栖
違翳窮巷境幽有經行心遠无得喪從容大
化中信是羲皇上詠歸亭吾慕曾夫子舍瑟
言所志所志則非邦獨契聖者意莫春春服
成從我才一二風乎林岫間所樂有餘味邈
矣千載上神交得冥契當知結駟非不易窮
閣是清閔吾慕韓昌黎文章妙百世體物語
尤工賦行誇清閔唯我獨好之則亦有深意
虛中可受道貫时无險易復若魏文貞直節
而嫵媚伊余清閔中賞玩有遺味遷觀亭吾
慕陶靖節處約而平寬涉園自成趣矯首復
遐觀我亦散遊目俛仰天地間雲烟自舒卷
湖嶺相回環永興形役謝豈有俗
慮千想像斜川遊千載乃相關

吳郡志卷十四

十四

居園江湖以入園故多柳塘花嶼景物秀野
名聞四方一時名勝喜遊之皆為題詩園中
有與閑平遠種德及山堂四堂烟雨觀橫秋
閣凌風臺鬱峨城釣雪灘琉璃沼矐翁澗竹
廳窳巢雲關瀨林楓林等處而浮天閣為第
一摠謂之矐庵份字文孺以特恩補官嘗為
大冶令歸休老焉題詩甚多不可悉錄錄其

尤著于此俾其家世保焉

徐作開菴蔡寬幽人室丘園隱者居

一原青嶂合萬木綠陰踈手把歸田賦腰懸
種樹書桑麻連吟秀網罟入溪漁蒙與義一

島風烟水四圍軒亭窈窕更幽竒眼中泉石
論溪買行處壺觴逐境移勅馬虺隤前日路
寒松偃蹇舊年枝自嗟老去殊痴絕一月春
愁慶作詩呂本中伊洛富山水家有五畝園
花竹遶漈澗不讓桃花源清時足真賞戶門
開塵軒一朝胡塵暗故家希復存莽蒼走萬
里始及吳市門庵廬據形勝冰壺貯乾坤亭
榭看仍穩不見斧鑿痕主人更超邁雲夢八
九吞植杖邀我坐笑語清而溫坐令車馬客
稍識山林尊十年老朝市漸見兩目昏東田
與問舍姑置不復論但願從我公不使世諦
渾蘇庠王郎臞蒼摩詰詩烟花遶舍江繞籬
石渠東觀了無夢筆牀茶竈行相期古人已
往不可作甫里願有今天隨東隣蟹舍肯着
我請辦策笠懸牛衣浮天閣臞菴主人天與
閑回欄飛閣臨滄灣晴波渺渺雁行落坐見
萬頃穿雲還百年有底付鳥翼未暇看脚篤
鷺間徑須呼酒澆魂魄莫遣曠色靈烟鬢○

吳郡志卷十四

十五

玉蟾飛入水晶宮萬頃琉璃碎晚風詩就雲
歸不知處斷山零落有無中○秋落空江動
碧虛黃蘆洲渚雁飛初我未欲訪鷗夷子為
掛西風十幅蒲平遠堂柳外西風六幅蒲野
塘睡鴨對春鉏如何喚得王摩詰畫作江南
烟雨圖○寒蘆浙浙催秋晚浦雨漠漠憶去
年它日未埋黃土陌為君重賦補亡篇草堂
笛卧松江明月簑披笠澤歸雲苦道青霄快
活王侯何事如君王銜全家高隱白雲關事
不縈懷夢亦閑款乃交撐漁市散隔江城郭
是人間白子謏仙翁五十鬢猶青高卧柴門
晝亦局茅舍已忘鍾鼎夢蒲輪休過薜蘆亭
陰森門巷先生柳寂寞江天處士星晚歲田
家農事了閑抄甯戚相牛經沈與求地控三
州界池開十丈蓮桑麻無杜曲松菊有斜川
別浦歸帆遠他山晚炤妍江湖春水闊幽興
白鷗前程子山待月凝雲闕垂竿釣雪灘虛
窓搖冷翠傑閣聳高寒籠養千齡鶴爐燒九

轉丹不須論許事心目自清安○壁上烟蘿
子窓前鴻素書短籬開窈窕嫩竹轉扶疎世
事霜前葉聲名澗底樗柴桑陶靖節日暮荷
歸鋤何俛多羨王居士心閒事事幽山從天
末見江近枕邊流春圃千葩秀霜林百果收
更能窮物理濠上看魚游○地占松江勝為
園不種瓜幽深清磬響高下石欄斜花密蜂
隨蝶林深雀啣蛇勝如摩詰画不是季鷹家
○柳外長虹卧江邊小市圓水搖千嶂影窓
納五湖天隔岸誰家園開帆何處舡非閨臺
榭好此地最堪憐○霜落川原淡風高木葉
丹雲垂千頃白月墮一江寒禮佛因成塔焚
香旋築壇竹聲過小院雜珮響珊珊○沙暖
鴛鴦困江寒翡翠愁紅蓮秋的歷短棹晚夷
猶處世長無累端居百不憂時時明月下橫
笛倒騎牛僧道舉竹裡蓬茅掩棘扉主人詩
瘦帶寬圍種成首菴先生飯製就芙蓉隱者
衣柳絮春江魚婢至荻花秋渚雁奴歸小溪

短艇能容我先向溪隈築釣磯○谿南谿北
遠清漪舍後舍前圍短籬九九箕來成底夢
休休歸去復何疑添丁見客走賒酒阿買能
書供賦詩丘壑政非公子事綺紉當預少年
知李彌正和祝鑑齒勞車發危坂勸艘失飛
瑞滔滔襴襪子疾走殊未闌鶴仙擺名宦結
盧松江干笑拍萍風浮瞬視草露溥圖川不
愧輞序谷寧先盤門俗駕拒室无哀箏彈
按行松菊間淡然有餘歡蓮巢衆香聚浮天
百憂寬秋光歛洲渚暮翠籠峰巒我來挾良
朋道故盟未寒練顏仰孤標耐久同蒼官終
當役薪水刀圭却哀殘陳棧季鷹雅志本江
湖胡為入洛誠計疎一杯萼羹入歸夢歲晚
僅飽松江鱸何如王郎十畝宅一生江頭枕
江碧西風落日弄烟波却笑陶朱計然策我
來訪君春已深江花江柳翻綠陰相攜三徑
拾瑤草為問客來何苦心固知此事君計得
我被微官苦相逼勸君謹勿語彈冠便恐紛

紛北山檄流一清江遠檻白鷗飛坐看潮痕
上釣磯松菊未荒元亮徑芰荷先製屈平衣
憲前楓葉曉初落亭下鱸魚秋正肥
安得從君理簟笠棹歌相趁入烟霏

樂菴在崑山縣東六里圓明村侍御史李衡彥
平歸老所居衡本江都人避地居崑山志氣
卓犖不群學問通性理登第後治縣有嚴召
對累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出典大藩俄
引年而歸作此菴以經史圖画自娛歲餘落
致仕以侍御史同知貢舉復告老年幾八十
起居不衰時過諸子于邑中已復還菴清修

吳郡志卷之六

十七

絕俗給事惟一蒼頭俄旬餘不食謝去醫藥
手書數十紙編別親舊勅其子不得隨俗作
佛事書訖掩戶蕭然而化其家刻其遺書摠
一大軸士大夫宗敬之

范文正公義宅在雍熙寺後錢公輔謨范文正公義田記

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于其里中買負郭常給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以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

歲入糗緡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
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
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
嘗有志于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
為西帥以至於參大政于是始有祿賜之入
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
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重而貧終其身
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唯以族貧
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獎車贏馬
以朝陳從馱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
萬而弊車羸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
之貴父之族无不乘車者母之族无不足於
衣食者妻之族无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
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軫君
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從馱子
予膏愛晏子好仁義齊侯知賢從馱子服義
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
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

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
今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
之仁止于生前而公之義垂于身後其規模
遠舉又疑其過之嗟乎世之人都三公位享
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之盛聲色之侈妻
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
者豈少哉况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
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足乎一已而族之
人操觚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况于朋人乎
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
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
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於世云義宅
記吳門范氏自唐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
坊今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
北地皇祐中守杭始立故鄉訪求宗族買田
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
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為義宅聚族其中義
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黨星散故基榛

蕪編民豪據為居宇為場圃僦直无幾甚失
初意粟无所儲寓于天平山墳寺倍有往來
給散之勞尋復圮廢改真城中及寄他舍病
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
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齋志
而歿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
新于是歷告居民盡除僦直約期而遣之不
服者訴于郡于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
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
為主張由是悉得故地歷一千四百八十丈
首捐私帑繚以垣墻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
祠文正結屋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寔復
舊觀庀役于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
愆于素觀者无不歎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為
後息遷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繼之詳具要約
以補舊規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
石以為永久之計介弟之柔續世科于百二
十有四載之後尤勇于義既力贊其兄謀之

身君志言十四

元

屬鑰為記始末鑰不佞先祖少師收邱宗族
有意于此而歲不與伯父揚州始為之雖不
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
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
猶未果也見范氏家法為之媿歎是舉也行
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伸先奉議九原之餘恨
又以綿范氏无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正
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
合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昂貴
皆以宏才高誼上繼父風後人得維持憑藉
以保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意興起不惟義
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為數世
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初立規
矩止具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文請之禁不數
年忠宣公已慮其廢故治平奏請聖旨壞
造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又與石
丞侍郎自熙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闕防益
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為此義事

其難如此况天下之大恩所以為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乎嗚呼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眾願如范氏之宗派而不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不思所自来甚者反為害于其間則文正諸公寔臨之其聞于有司曰公元者蓋予之族長云耳三年立秋顯謨直閣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樓鑰記并書

吳郡志卷第十五

吳郡范成大撰

山

姑蘇山一名姑胥一名姑餘連橫山之北古臺在其上

靈巖山即古石鼓山又名硯石山董監吳地記案郡國志曰吳山離宮在石鼓山越王猷西施於此山山有石馬望之如人騎南有石鼓鳴即兵起亦名硯石山又有琴臺在其上越

吳郡志卷第十五

一

絕書云吳人于硯石山作館娃宮劉達注吳都賦引揚雄方言云吳有館娃宮吳人呼美女為娃故三都賦云幸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群臣今吳縣有館娃鄉又云硯石山有石城去姑蘇山十里闔閭養越美人於此上有兩湖湖中有葦充貢按此即今靈岩山以上皆董監所記今按吳越春秋吳地記等書云闔閭城西有山號硯石山高三百六十丈去人烟三里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吳館娃

宮琴臺響廡廊山上有西施洞硯池玩月池
山頂之池有葵蕪夏能去熱秋則去寒吳中
每年暴乾供進其池至旱不竭葵蕪今不復
採琴臺下有偃松身卧於地兩頭崛起交
蔭如蓋不見根之所自出吳人以為奇賞比
年雷震一枝已瘁山下平瞰太湖及洞庭兩
山滴翠叢碧在白銀世界中亦宇內絕景山
前十里有採香徑斜橫如臥箭云梁天監中
始置秀峰寺今為顯親崇報禪院餘在寺門

天平山在吳縣西二十里此山在吳中最為奇
峯高聳一峰端正特立續圖經以為吳鎮不
誣也山皆奇石卓筆峰為最山半白雲泉亦
為吳中第一水比年有寺僧師壽搜採岩壑
別立數亭皆奇峭又于白雲之上石壁中得
一泉如綫九清冽云蘇舜欽吳會括眾山戢
造物意必以屏大府清溪至峯前仰視勢飛
舞偉石如長人肅立欲言路捫蘿緣險登燿
漫松石古中腰有危亭前對翠壁舉石竇近
玉泉冷已四時雨涼生白雲間顏色若粉乳
旱年或播洒潤可足九土奈何但澄澈未為

應龍取子方棄塵中岩壑素自許盤從木擇
勝處至此快心齋養內脚自清終勝甘於虎
范師道萬物天地間或有奇勝迹見膏能幾
人不止今與昔吳門多好山天平為峻極旦
暮常白雲表裏皆珍石烟壘十里光松桂四
時色我因一繼道煩衿為開釋感古懷君子
翻然長太息樂天賞雲泉詩章何歷已垂今
數百年繼者漠然寂間遇希文來雙旌守鄉
國行春三讓原吟哦盡所得子美天與才尋
幽多採按賦百五十言平地黃金擲三賢固
有名山亦資輝赫比去還危年不逢好事容
揚備久歎城居適野情捲節躡屐旁山行人
問多少峻巖路縱
是天平還不平

香山胥口相直吳王種香于此山遣美人採香
焉傍有山溪名採香迳事具古迹門

吳郡志卷一五

三

胥山在太湖之口吳王殺子胥于江吳人立祠
江上因名胥山詳具辨証門

穹窿山吳中山最高深處赤松子取赤石脂于

此神仙傳赤松子秦穆公魚吏也食桂石寔
脂絕穀後去吳山升仙去吳都賦云赤松蟬

蛻而附麗此有寺名福臻楊備穹窿山吳郡
名山第一山翠微

心在碧霄間林泉滿洒烟
嵐秀直擬結廬終老閑

華山在吳縣西六十三里老子枕中記云吳西
界有華山可以度難父老云山頂北有池上

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長林森天
荒楚蔽日輿地志云山上有石鼓晉隆安中
鳴乃有孫恩之亂比年有土人張氏買此山
以莖開鑿岩石甚奇勝山半有大壑曰天池
最佳處也華山精舍記楊備詩岩屏晚樹噪
寒鴉嵐翠樓臺釋子家池面鏡光
功德水金波
影裏石蓮花

洞庭包山即洞庭山也傳記所載多與洞庭相
雜吳地記云在縣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
深遠世莫能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

七日不能盡因得禹書郡國志洞庭山有宮
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
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
昔有青童乘獨飈飛輪之車尚傳至此其迹
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令人掘
金金化為牛走上山其迹存焉吳王闔閭作
水精宮于此九極水府之珍怪從從中記云
吳國西有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入地下潛
行通琅邪東武淮南子云斷修蛇於洞庭左

傳云哀公元年夫差敗越于夫椒今太湖東
別有夫椒山下有大洞天宮潛通五岳又云
包山上舊无三班謂蛇虎雉侯景亂後乃有
虎蛇五符云林屋山一名包山在太湖中下
有洞潛通天岳號天后別宮夏禹治水平後
藏五符於此吳王闔閭使靈威丈人入山所
得是也真誥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房圍百里
又有白芝隱泉其水紫色從從中記云吳國
西有具區中有包山洞庭地下潛通琅邪東

武山山穴道一名椒山哀公九年越敗吳夫
差于夫椒即此是又名洞庭山吳大帝時使
人行二十餘里而返云上聞波浪聲有大蝙蝠
如鳥拂殺火穴中高處照不見顛左右多
有道人馬迹禹治水過會稽夢人衣從從纁
告治水法在此山北鈿函中并不死方禹得
藏於包山石室吳人得之不曉問孔子云王
居殿赤烏銜集庭此何文字曰此石函文
也從從中記又曰吳西具區澤中包山有洞

庭室戰國策曰越王散卒三千推夫差于干
隧吳郡西北有地名于隧是也句曲山聞有
靈府洞庭四開古人謂為天壇之靈區天后
之便闕清虛之東牕林屋之隔沓泉洞相通
七塗九便四方交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
君住在太湖包山下靈威丈人所入得靈寶
符處也又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員百里
中有白芝亦名林屋山今洞庭山有太湖湖
中有東西二山西山最廣林屋洞及諸故物

悉在焉東山有柳毅井為故迹房瑄云不遊

興德洞庭未見山水興德杭州寺也洞庭景

物互見太湖門皮日休雨中遊包山精舍松

共躋攀勝事頗清便霎霎林上雨隱隱湖中

電薜帶輕束腰荷笠低遮面濕屨粘烟霧穿

衣落霜霰笑次度岩壑困中過臺殿老僧三

四人梵字十教卷地稀无夏屋境僻乏朝膳

散髮抵泉流支願數雲片坐石忽忘起捫蘿

不知倦異鏡時似錦幽禽或如鈿策筭還夏
刃拚欄自搖扇俗態既斗藪野情空眷戀道
人摘芝菌為余備午饌渴興石榴羹飢歷下
麻飯如何事於役茲遊急于傳却將塵土衣
一任瀑絲濺陸龜蒙包山信神仙主者上真
職及栖鐘梵侶又是清涼城乃知烟霞地絕
俗无不得岩開一逕分柏擁深殿黑僧閒若

圖画像古非彫刻海客施明珠湘蕤料評淨
食有魚皆玉尾有鳥盡金臆手攜鞞鐸佞諛
趨若在印國千峰殘山過萬籟清且極此
時空寂心可以遺智識知君戰求勝尚倚功
名力却下聽經徒姓
緬礮孤幌有行色

林屋館即洞庭前代蓋有宮館非今龍宇處也

陳沈炯林屋館銘夫縱之又從之處衆妙
之極可乎不可成道行之致斯蓋寂寥省冥
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仙之圖相鄉九井之
記至若崑山平圃銀榜相暉蓬閣仙宮金臺
崛起南瞰香臺旁連蜚閣挂柱瓊軒雲
瑞銘日大道既隱衆聖无門悠悠太極誰見
玄根祈年立秦望仙表漢仿佛神靈依稀宮
觀峩峩林屋輪奐徘徊庭羅花鳥室靜塵埃
皮日休縹緲峯頭戴華陽帽手拄大夏筇清
晨陪道侶來上縹緲峰帶露嗅葯蔓和雲尋

吳郡卷十五

七

靈蹤時驚鮑龍飛上千丈松翠碧內有室鼠
仰之虛碇墜吐鄙駭反古穴下徹海視之寒
鴻濛遇歇有佳思緣危无倦容須臾到絕頂
似鳥穿樊籠恐足臨海日疑身凌天風泉岫
點巨浸四方接員穹似將青螺髻撒在明月
中片白作月分孤嵐為吳宮一任靛黓氣隱
隱生湖東激雷與波起狂電將日紅磬磬雨
點大金鷲轟下空暴光隔雲扇仿佛亘天龍
連拳百丈尾下拔湖之洪梓為一雲山欲與
昭回通移時却掘下細碎衝與崧神物諒不
測絕景尤難窮杖策下反怡漸聞仙觀鐘烟
波噴肌骨雲壑填心甯竟以愛未足當生且
歡逢不然把天爵自拜太湖公陸龜蒙左右
皆跳夸孤峰挺然起因思縹緲稱乃在虛无
裏清晨躋磴道便是孱顏始據石即更歌遇
泉還徙倚花奇忽如荐樹曲渾成几架靜烟
靄忽梳猿欬喜頻攀峻過斗末造平如砥舉
首閱青冥迴眸下眎高帆大于鳥廣嶧

蹤纔頻蟻就此微茫中爭先未嘗已葛洪話
剛氣去地四十里苟能乘之遊止若道路耳
吾將自自峰頂便可朝帝宸盡欲活群生不唯
私一已超騎明月幹復弄華星蕊却下蓬萊
顛重窺清淺水身為大塊客自號天隨子他
日向華陽敲雲問姓氏皮日休桃花塢黃綠
度南嶺盡日穿林樾窮深到茲塢追興轉起
忽塢名雖然在不在見飛花發恐是武陵溪自
閉仙日月倚峰小精舍當嶺殘耕堡將洞任
回環把雲恣披拂閒禽啼窳險狄眠碑砣砣
微風吹重嵐碧埃輕勃勃清陰減鶴睡秀色
治人渴敲竹門錚縱弄泉爭咽咽空齋蒸柏
葉野飯調石髮空羨塢中人終身无履鞿陸
龜蒙行行問絕境肯與名相親空經桃花塢
不見秦時人願此為東風吹起枝上春願此
作流水潛浮蕊中塵愿此為好鳥得栖花際
隣願此作幽蝶得隨花下宿朝為焰花日暮
作涵花津試為探花士出作偷苑臣苑源不

我棄庶可全天真張祐洞庭南館詩一迤迤
霜林朱欄遠碧岑地盤雲夢角山鎮洞庭心
樹白看烟起沙紅見日沈還因此悲屈惆悵
又行吟百居易早發洞庭閣門縱矚色欲蒼
蒼星月高低宿水光棹舉影搖燈燭動舟移
聲拽管絃長漸看梅樹紅生日遙見包山曰
帶霜出郭已行十五里惟消一曲慢霓裳又
洞庭小湖山上頭別有湖芡荷香氣占仙
都夜含星斗分乾象曉映雷雲作畫圖風動
綠蘋天上浪鳥栖寒始月中鳥若非神物多
靈迹爭得長年冬不枯方干早發洞庭長天
接廣澤二氣共含秋舉目无平地何心戀直
鉤孤鐘鳴大嶼片月落中流却憶鷗夷子當
時此泛舟皮日休入林屋洞齋心已三日筋
骨如烟輕腰下佩金獸手中持火鈴幽塘四
百里心中有日月精連亘三十各各為玉京
自非心至誠必被神物烹願余慕大道不能
惜微生遂招放曠侶同作出憂行其門纔函

丈初若盤薄，洞氣黑眈眈。苔髮猓猓，試
足值坎窞，低頭避崢嶸。攀緣不知倦，怪
異馬。敢驚匍匐，一百步稍已。策可橫
忽焉，白蝙蝠。未撲松炬，明人語散
頤洞石響，高玲玎。脚底龍蛇氣，頭
上波浪聲。有時若伏匿，偏仄如見
縮。俄爾造平淡，豁然逢光晶。金堂
似鑄出，玉座如琢成。前有方丈沼，
擬碧融。人情雲漿湛，不動喬露涵。
而馨漱之，忍減笑勺之。必延齡，
愁為三官責。不敢携一瓢，昔云夏
后氏于此。藏真經，刻之以紫琳。祕
之以丹瓊，期之以萬祀。守之以百
靈，焉得彼丈人竊之。不加刑石
箒，一以出左神。俄不局禹書，既云
得吳國。由是傾薛繹，纜半尺中。
有怪物，腥欲去。既嚙泥，將迴又
伶俜。却遵舊時道，半日出有冥。屢
泥，註惹石髓衣。溼沾雲英，從仕
籙之仙骨。青文無絳名，雖然入陰
宮。不得朝上清，對彼神仙窟。自
厭濁俗形，却怪造物者。遣我騎文
星，陸龜蒙知名。入小天，林屋當
第九。祿天知針其

子居卷一五

九

十劍趨未行，於天出題之。以左神
理之，以天。后林醒天，語真神。之
幽鱷，則堆辟邪。輩左右專備守，自
非方腫人，不敢窺洞口。唯君好奇
士，復嘯忘情。友致傘在風林，低冠
入雲窰中。深劇苔井傍，坎緣為白石
角。忽支頤，藤根封。束肘初為犬，幽
怖漸見微。明誘此若造，靈封。森如
達仙，毅嘗聞白芝秀。狀與琅花偶，
又坐紫泉光，甘如酌天酒。袖礎鏤
鱗，皆批翮。所社。能得何人，能把
嚼餌，以代漿。嗅却笑探，五符。徒
勞步，雙斗真君。不可見，焚壘空。
遲久眷戀。玉碣文行，亡但回首。至
禹偁洞，庭山吳山。元。此秀乘暇，一
遊之。萬頃湖光裡，千家橋。熟時
平看月，上早遠。魁鳥歸遲，近古誰
真賞。白雲。應得知，李彌大。遊洞
庭山，昔白樂天。為姑蘇。太守遊洞
庭山，題詩翠峰寺。有笙歌，画舟之。
句紹興壬子，彌太守平江閱月，而
罷片帆來。造首訪翠峰，追懷古昔
儂樂天。體聊繼其韻。時异事別名，
遂所造之樂。爾詩云：山浮群玉

碧空沈萬頃光涵幾許深
梵刹樓臺噓海蜃
洞天日月浴丹金
秋林結綠留連賞
春塢藏紅次第吟
擬泛一舟追范蠡
從來世不關心

菴裏傍喬山下有良田二十頃
皮日休菴裡菴

二十頃風吹稻花香
直通喬山頂青苗細膩
臥白羽悠落靜膝畔
起鷓鴣田中通船艦
先家傍潭崗孤戍當
林巖罷釣時煮菱停
綠或焙茗峭然八十
老生計于此永苦力
供征賦怡顏過朝茗
洞庭取異事包山極
幽景念爾飽得知亦
是遺民幸陸龜蒙山
橫路若絕轉楫逢平
川川中水木幽高下
兼良田溝塍墮微溜
桑柘含疎烟處倚
蚕箔家上下漁筌
駸犢臥新笈野禽爭
折蓮試招搔首翁
共語殘陽編今來九
州內未得皆恬然
賊陣始吉語我掉頭
去蘆中聞刺船余知
隱地術可以齊

吳郡卷十五

十

真仙終當從之遊
庶復全于天

石板在石公山前
皮日休翠石數百步
如板漂

洲中若瑩龍劍外
惟疊舵矛狂波忽然
死浩氣清且浮似
將翠黛色抹破太湖
秋安得三五夕携
酒棹扁舟召取月夫
人嘯歌于上頭又
恐霄景闊虛皇拜
仙侯欲建九錫碑
立當十二樓瓊文
忽然下石板誰能
留此事少知者唯
應波上鷗陸龜蒙
一片倒山屏何時
際洞門屹然空濶
中萬古波濤痕我
意上帝命持來壓
泉源思為庚辰官
囚怪力所掀又疑
廣袤次零亂旋驚
奔不然遭霹靂強
丰沈无根如何造
化手便截秋雲根
往事不足問奇踪
安可論吾今病煩
暑據簟常昏也欲
從石公乞必嶽
前石瑩埋平如瑞
前后植佳檜東
西置琴尊尊盡携
天攘浩唱義皇言

龜頭山一名龜山在洞庭西山之東麓有石闕

出如龜首相傳以名一山皆青石溫潤光瑩

扣之琅心有金玉聲浙西碑石與壓砌緣池

皆取此石而出不知其數山如剝皮矣舊有

神女祠韋應物龜頭山神女歌龜頭之山直

上洞庭連青天蒼蒼烟樹閉古廟中

有蛾眉成水仙水府沈沈行路絕蛟龍出沒

无時節魂同魍魎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

東晉永和今幾代雲髮素顏猶眇眇陰沈靈

氣靜凝美鰥龍綉雜瓊珮山精水魅不敢

親昏時響如有人蕙蘭瓊茅積烟露碧窗

松月无冬春舟客經過奠椒醑巫女南音歌

楚些碧水冥心空鳥飛長天何處雲隨雨紅

菓綠蘋芳意多玉靈蕩漾凌清波孤峰絕巘

儼相向鬼嘯猿鳴垂女蘿皓雪瑤枝殊吳色

北方絕代徒傾國雲没烟消不可期明堂翡翠

翠无妃獨立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始知

仙事无不有可惜吳宮空白首

禹期山在太湖中舊說禹導吳江以洩具區會

諸侯於此

思夫山在太湖中舊說秦有逸人居此採葯不

回妻念之而死後人哀之以名山

踞湖山即橫山也在城西南十五里以其背臨

太湖若箕踞之勢然錢氏有國日造寺於山下曰薦福寺至今里人不以踞湖名山或以寺名名之山有五大塢圖經又名五塢山五塢舊名不雅皇祐五年節度推官馬雲三遊此山求其林澗之美峯壑之秀雲景之麗泉石之怪因其物象冬以美名名五塢踞湖即

總五塢之衆名爲六題焉

昭陽山 山臨太湖 寺隱青蘿間五

塢洞壑邃衆峰屏障深濃嵐面光彩驚波肯潺湲雲歸定僧寂月伴樵夫還林墅掩蒙叟級磴容躋攀錢氏建社此地爲家山

實墜巖曲一條封紫風葉搖香綠下有幽棲人結芳避世俗學仙讀丹經好道採藥

植根滿群峯不使樵斧觸觸馭道飛泉高崖落飛泉深源味冷冽雲津留玉乳石髓澄

金屑淙淙危磴響滴蒼蘚缺濺沫灑明珠滿澗融寒雪巖夫就漱飲姬子臨浣潔不獨

愈痼疾自可清肉熱脣竹塢檀欒徧巖川幽谷氣象鮮風玉自宮徵秋籟成管絃夕霽起

碧霧晨曦生綠煙花繁紫鳳飽質勁蒼虬攀藤蘿交古蔭仰不見雲天欲訪桃源路塢塢

疑相連 東澗巖谷秀粲然金碧麗巨野丹氣明向從 霏煙霽磴瀉紅玉泉林綺

赤鳳髻日出諸峯上月皎半天際幽谷紆絳繒層崖榮錦縟羨此山居人蕭然遠塵世

君尋白雲塢最近林澗西永日抱幽石因風度清溪炎隨夏景變涼高秋氣淒素

生巖嶂練光帶如鏡潤澤施天下還

雞犬眠雲白日空暮春花木蒲
香洪松林火藥杵聲清石澗風王

聞招處士神仙今喜識臺翁夕陽
半局殘棊在醉倚巖邊紫桂叢

秦餘杭山即陽山也越入吳夫差晝夜馳走達
於秦餘杭飢得生稻而食之曰是公孫聖所
言不得火食走億俚耶呼公孫聖三呼三應
夫差大懼有頃越兵大至遂擒之

鯀山吳王旦食於此即此山

東獄西獄二山在太湖中吳王於此置罟

陽備雷霆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鑠翠
獄微髮鬚鄴都叢棘地巖扉應是古園扉

粟山一名新石頭山上有飛泉石松有吳先主
刻題處石杵西有金古於山採金劉道真記
云縣西有名山絕嶺之上有石甌一人搖輒
動與千人不異吳地記

會骸山相傳帶海有此山傳有金牛昔有兄弟
三人共鑿求之坎崩同死因以會骸為名

緣海四
縣記

虞山在常熟縣海虞縣西六里有虞山上有仲

雍冢海虞即常熟也陸道瞻
吳郡記

海虞即常熟也

陸道瞻
吳地記

鶴阜山亦名岑寧山世傳禹治水時令童男童女入太湖引出此山欲以填水至鶴邑墟不肯進因此以名或云即獅子山也

胥女山有白石山

小鷄山在震澤西出胥門西行四十里過光福市市西五里土山也陸龜蒙采樵之處

陸山有石簣

故治山一峰上有碑云是徐水曹壇天帝曲水之

十五卷

曹阜牽牲至塘頂祀之則有暴水洗塘

長檣山秦始皇鑿山以造帆檣因名

吳郡志卷第十五

